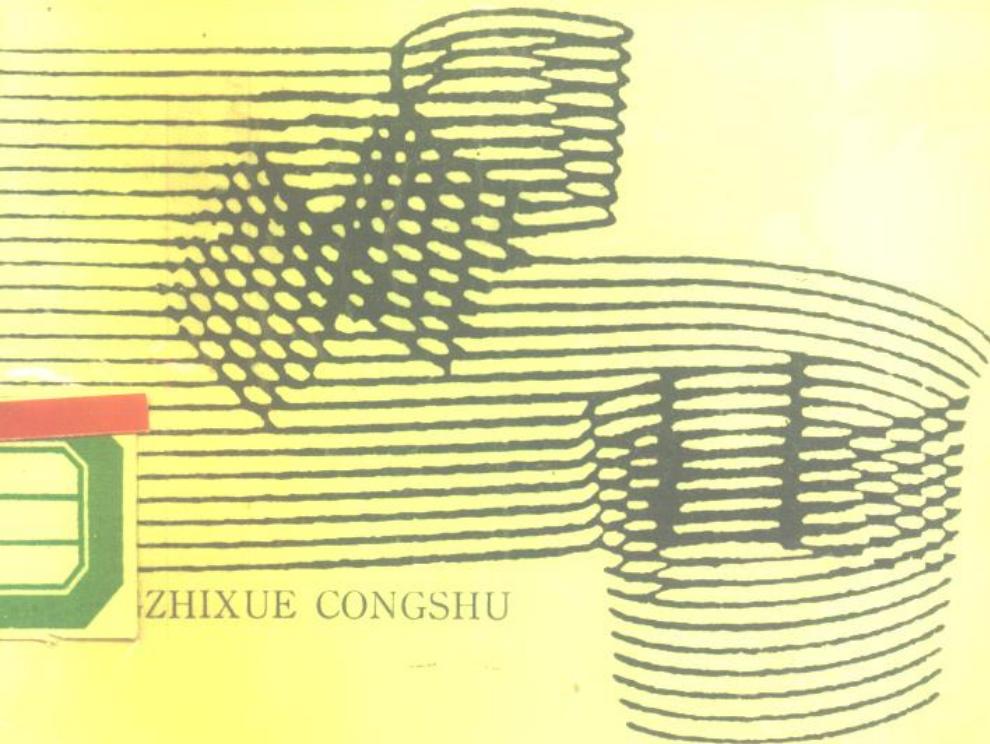


政治学丛书

政治思维： 永恒的困惑

[美] 格伦·蒂德著 潘世强译



ZHIXUE CONGSHU

政治思维： 永恒的困惑

[美] 格伦·蒂德著
潘世强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Glenn Tinder
Political Thinking: The
Perennial Questions

根据利特尔布朗公司1979年第三版译出

责任编辑：潘邦顺

封面设计：周建中

• 政治学丛书 •

政治思维：永恒的困惑

〔美〕格伦·蒂德 著

潘世强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43000 印数1—46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3-00219-8/D·38 定 价：1.80 元

导　　言

对某些读者来说，特别是对喜欢寻根问底的细心读者来说，本书可能是很难读懂的。本书系由问题组成的。我不仅没有表示我接受的是什么答案，而且我也往往象广大读者一样对于这些答案感到茫然。因此《政治思维》一书不象许多书籍那样，具有令人满意的最后结论。

这是一个事先的声明，但不是什么歉意，不作定论是本书的既定宗旨。我的本意就是要给政治思想打开一点思路。为此，我并不描述过去各种伟大的政治哲学理论，而是着意帮助每一个读者从事政治思维活动。这就需要提出问题而力求避免回答问题。即使我有可能提出恬静的答复——这种情况不多——我也没有这样做。

有人说，给人以幻觉，使其以为自己正在思考的人是受人欢迎的，而实际敦促他人去思考的人则是惹人憎恨的。果真如此，那么读者的恼怒就将是本书成功的象征。当然，我力图使这种恼怒不致超越启发思维的程度。

也许在大学里对思维如何激动人心已经谈论得够多了。思维无疑能给人以激励和满足，但这种感情并不能展现其一般特点。而且如果认为这种感情就应展现思维的总体特征的话，那就大谬不然了。我们思维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认识生活，而生活就是令人伤脑筋的，就是问题成堆的。我们是被迫去思维的。思维可以偶有所得，令人兴奋

不已，但在一无所得之时，社会给思维者以沉重的压力，使他们费力伤神。我们在思维时，无需告诉自己正在经历一个欣喜的过程；只要体会人的思维应该严肃、理智、刻苦自励就够了。

在20世纪这样的悲剧时代进行政治思维，就特别需要这种严肃性。难道我们在沉思最近几十年内已有千百万人死于种种不测事件的时候会感到欢乐吗？本书不是轻松的或者令人振奋的读物。相反，它的目的是在动乱起伏、疑云密布的时代向读者提出政治思维的艰难问题。

然而，读者一旦航行在思维海洋之上，就会感到本书没有教给他们足够的安全航海知识。究竟应该如何思维呢？我在这里不妨提出几点建议，但这种帮助毕竟有限，思维上的难处，难就难在无章可循。我们常说要“教会学生如何思考”，但实际上教师所能做的无非是鼓励和批评，别无其他。一种思想的出现往往是神秘的过程，谁也很难说清这种思想是怎样产生的。

但学生还是能够学会思维的，我之所以说谁也不可能被教会如何思维，是为了要在一开头就使学生明确：思维的全过程有赖于学生自己独立思考的努力。思维是一种完全依靠个人的行为，这就是思维的光荣所在，压力之所在。一个初学思维的人一开始就要学会象成熟的思想家那样，进入思维的孤寂生活。因为成熟的思想家总是独立思考的，因此初学者也应是独立思考的。偶而你得到鼓励的馈赠或有关的批评帮助，但这种馈赠和帮助都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独立思维的能力。

据此，在思维艺术上，看来只能提出下面的一些建议：

而已：

(1) 不要试图标新立异。即使成熟的思想家也极少这样做。思维的目的不在于产生前无古人的概念，而在于发现能把握自己的天地和存在的思想。只要你的思想是独立思考的产物，是植根于自己的感情和经验之中的，即使你曾借用他人的思维种子，即使你的思想与许多人的相似，这种思想也是你自己的。

(2) 要放开。思想是不能象生产工业品那样生产的。它是不能靠命令的，而是要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我们常说，“我偶然想到……”。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控制思想的出现，那你就根本搞错了自己同思维的关系；对于思想，你只能是放开的。

(3) 不要急于求成。最初思考一个问题，其结果往往是令人失望的。初次的努力充其量只能认为是耕耘土地，要想收获还需要时间。

(4) 要作大量笔记。手勤才能脑子活。在拍纸本上作记录，这很有帮助，可以随时在上面写下思想的雏型。在卡片上的记录，也很有帮助，办法是先记录，再分类，使每一种思想都列在一张小卡片上。这些卡片也可以摊开在书桌上，进行重新组合。这种过程往往可以使你的思想能产生新的内在联系。

(5) 切莫以读代想。阅读他人的思想不等于是你自己在思维。诚然，要思索就需要熟悉他人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家会对你的思维起到启发、激励、肯定和促进的作用。但要思维，你必须到一定时候放下书本，自己探索道路。

最后，我还有一点建议，我不把它同上面五条列在一

起，因为它不能用短短一句话就讲完，而必须对政治构想略作评论。

政治思想中的多数以至全部都是建立在对人性概念的特定理解基础之上的。比如说，保守观点认为，政治权力应当是强有力的高度集中的，这大概是建立在人类是自私的、你争我夺的概念基础之上。而自由派则认为通过和平的方式通常可以达到广泛的社会变革，这可能是基于人类大多数是讲道理的看法。这两个例子是很简单的，在实际的政治哲学中，对人性的基本概念与政治思想这个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则复杂得多，但这两个例子毕竟也说明或隐或现地存在于几乎每一种理论之中的总的结构。

上述所观察到的情况对于你应如何思考又有什么关系呢？简而言之，就是你如果自己开动脑筋，说明这个构想，你可能就发现自己的思想得到了澄清，豁然开朗。在政治思维过程中，你应不时停下来反躬自问：你是如何看待人性的，你的观点对你的政治思想有何影响？

你可能觉得，这样对人性提出问题，简直是要直接面对人生的奥秘，这比面对政治反思的奥秘的前景更为渺茫、黯淡。尽管人性问题极其复杂，但这里有两个压倒一切的问题，你可以试着回答这两个问题，这样也就开始思维的过程了。一个问题是人性之恶的范围和根源：人性之恶是深层的不可救药的呢，还是表层的可以治愈的？第二个问题——今天已不象第一个问题那样受到普遍承认——是死亡的含义，人死是否他的彻底毁灭？世界上果真有“救世”之举吗？

你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对下面问题的看法：人们应享有多大自由？历史上可能的进步程度如

何？为实现变革采取暴力的必要性程度如何？你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将在总体上决定着你对人生目的的看法。如果你相信死亡就是灭绝，你就必然会号召人们（用尼采的话来说）“要忠实于大地”；如果你不相信死亡就是灭绝，那你就必然认为世间的政治是否重要，就看它在安排长期的人际关系方面是起促进还是促退作用。

这里不妨指出：这些伦理的和形而上学的领域包含着许多易犯的错误和令人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既要防止不加思索地给以答案，也要防止轻率的推论。例如，今天人们往往认为，肯定人类是善良的，即使是错误的，也是善意无害的错误。因而在政治讨论中往往侈谈对人性的信任。然而这种信任可能产生某些不良后果。如果人的本性是善良的，那么为什么在人际关系上又会出现这么多的坏事呢？这样就难免得出结论：这是因为有些人是整个人类的例外。于是共产党人就把世界上一切罪恶都归因于资本家，而资本家则把世界上的一切罪恶都归因于共产党人。很明显，这种思路是要不得的，因为接着的一步就是，为了消灭世界上的罪恶，必须消灭罪孽之源的那一小部分人。通过这种浅显的逻辑，一个温和而善良的判断就成了杀人动机。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轻易判断人性是罪恶的，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认为，那么我们又如何能避免被仇恨和绝望所支配呢？

死亡问题也是难以正确回答的。人们常常发现，否认死亡的终结性能对自由造成危害。原因很简单，这种否认只能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而宗教信仰的一个现成模式就是强加给一切人的教条。

但这是不是说，接受死亡的终结性就是万事大吉，就不会给政治思想领域带来危险的振颤。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每一个个人都是目的本身，都应享有独特的尊严，这种观点很难设想会同人人都会长生不老的思想毫无关系。个人长生不老的思想把个人同自然界现实相脱离，并使我们每个人都凌驾于整个自然界之上，这就是一个人不能被认为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应被认为是目的的原因所在。但是如果人不是长生不老，那他就会退回自然，在某种情况下，象其他自然物一样，被认为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你可能觉得你不可能决定这样广泛无边的问题。如果你要找出准确无误的答案，找出永远不变的、永不受怀疑的答案，那当然是你不能办到的。但这些广泛的问题并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的事情，是与己紧密有关的事情，甚至就是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人，对于人性和人的命运，为什么就不能稍费思量，作出猜想呢？对于这些事情，难道我们能够白白活着而不作些设想吗？如果要作设想，难道把它公诸于众，然后用理智去进行研究不是最好不过的吗？

但我们是如何评判自己思想是否正确呢？不仅对人性认识，而且对一般政治思想，也都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一种我们十分喜欢的思想，它的有效性又应如何测定呢？

目前，人所共知的试验：这种思想必须同我的同时持有的其他思想相一致，并能解释所有有关的经过验证的事实，或者至少和这些事实不发生矛盾。但即使是最认真最公正地贯彻这些标准也不会有多大效果。它决不可能在政治理论上起到论证的作用；它可能引向生活，引向实际意义。一套思想可以内部连贯一致，与一切已知事实相一致，但仍可能是

死的、无用的。在学习如何识别真理时，人们需要超越这些标准，所要坚持的标准，莫过于隐含在标准中的整体性、统一性思想。

只有和我们自己有关的，和现实有关的，把事物联系起来的思想才是活生生的思想，才是重要的思想。逻辑一贯性和事实准确性这两个标准的含义就在于：无论什么事实都不应受到压制或受到忽略。一种思想可以扩大各种关系，并使各种关系合为一体。因此，凡要我们不顾我们已知或深信为事实的思想，都必须认为是虚假的，或者至少是不充分的——这种思想对经验和存在会起瓦解作用。正确的思想是全面性统一性的思想。

感觉在寻求真理过程中当然起着很大的作用。要综合的许多事情并不一定要以事实或思想的形式出现。一个伟大的思想不仅象征着和联结着已经明显觉悟到的事实和信念，而且象征着和联结着尚未凝聚和成形的直觉和冲动。只有这样的思想才是令人振奋的。这听起来好象说：凡是甜美的，令人感兴趣的事都可以相信。因此还必须补充一句：思维考验着每人的深度和诚实。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所经历和感受到的一切，并把这一切熔为一体，那我们的思维就是深邃的，思路是正确的。我们的探索必须是不带感情色彩的，而且不能疏忽大意，或者前怕狼后怕虎。

至于使用本书的最佳方法，只要采取阅读多数其他书本的方法，就可以多少奏效。这就是说，不要长时间放下书本来思考、讨论和写作。虽然本书并未回答所提问题，这些问题时互相关联的，它们是政治思想的原野上一条四通八达的通道。通过一般性阅读，你就可以多少弄明白萌发政治思维

的智力心境。

但这本书的宗旨不仅是请读者阅读它，而且要用它——通过讨论、写作和长时间的反思来运用它。它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告诉你别人碰到的难题而且是要把你卷入你自己的难题之中。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请你再读完全书之后至少思考其中几个问题，并试图给以回答。书中问题的陈述和排列，都是为了方便你而这样使用的。

我相信，政治反思固然是目的本身，但本书对学习政治理论史也会有所帮助，要了解伟大的思想家，就需要多少知道他们的内心世界，而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就会凭你自己去感受激发他们进行思索的各种怀疑和忧虑。只有对特定的思想家所进行的分析抱有深切而难能可贵的同情心或神往之情才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政治思维》一书所能做的就是帮助读者得到一点启迪，通过自己的深入观察，或者通过老师或传记作家的帮助，有可能取得这种深切而难能可贵的同情心。

我要强调的最后一点是，我可以对所提问题作出回答，读者当然同样也可以提出问题。问题的组合不是固定不变的。本书最多所能夸耀的仅仅是：它一般地覆盖了整个政治理论领域，它肯定没有提问每一个重要问题，它所提的问题也不是所有都问得那么贴切妥当。因此凡想提出与本书不同问题的读者，或者想对本书所提问题的提法加以修改的读者，都应坦诚相告。本书的目的是要让读者开动脑筋，而提问就是开动脑筋的开端。

政治学丛书



主编 郑永年

编委 王小山 刘庆民

郑永年 胡杰

目 录

序 言	
导 言(1)
第一章 为什么要进行政治思维活动?(1)
第二章 疏远与团结(15)
一、人类是否本质上疏远的?(16)
二、人类如果不是本质上疏远的，为什么又出现那么多的纷争与分裂?(20)
三、疏远能否通过理智来克服?(24)
四、克服疏远是否要靠上帝?(29)
五、各国人民应否团结一致，形成单一性全球社会?(36)
六、是否应消灭一切阶级差别?(41)
第三章 不平等与平等(49)
七、人类是不是在本质上不平等的?(50)
八、如果一部分人在实质上优于其他人，这又如何认定，由谁来认定?(57)
九、如果人类本质上是相同的，那么传统上的一切不平等现象如财富不均、社会地位不平等是否都是错误的?(60)
十、如果一切传统不平等均告废除，自由能否继续存在?(63)

十一、如果一切传统的不平等现象均告废除， 疏远是否会自然消失?.....	(68)
第四章 权力	(76)
十二、除权力外，保持秩序是否还有其他办 法?.....	(77)
十三、权力使当权者的生活更好还是更坏?	(82)
十四、为什么服从?.....	(86)
十五、谁应该统治?.....	(93)
十六、如果人民进行统治，他们是直接统治 好，还是通过代表统治更好?.....	(98)
第五章 对权力的约束	(103)
十七、政府是否不受针对个人的道义的约束?	(104)
十八、不受宪法约束的政府能否具备合法地 位?.....	(109)
十九、生活在宪法政府之下的人是否必然是自 由的?.....	(116)
二十、权力有没有可能完全用来为完善认识服 务?.....	(121)
第六章 权力的目的	(128)
二十一、任何政府是否都只是为“强者的利益” 服务的?.....	(129)
二十二、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不是仅仅为了确保 自由?.....	(134)
二十三、政府应否占有主要的生产资料?.....	(140)

二十四、政府有无重要的精神职能?.....	(146)
二十五、惩罚犯罪算不算不人道?.....	(155)
二十六、政府应否创设能满足一切需求与愿望 的社会?.....	(160)
第七章 历史的变化	(165)
二十七、人类能否有意识地影响历史的进程?	(168)
二十八、人类能否进行并控制一场彻底的革 命?.....	(174)
二十九、严重的不公正现象通常能否用非暴力 办法加以纠正?.....	(180)
三十、历史进程是否会改变真理与权利观?.....	(184)
三十一、历史是否自然导致美好的生活?.....	(190)
跋：人类不确定性的思想	(197)

第一章

为什么要进行政治思维活动？

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思维是特别艰巨而令人沮丧的事。是的，人们常说，思维是艰苦劳动。然而，一个完全进入本书以下章节所发起的提问过程的人，就会发现：思维的艰难之处，比一般的艰苦劳动要复杂得多，令人伤脑筋得多。比如说，你很可能开始思维，一无所获；要思维就必须承认不确定性，这好象会使你置身于一种虚无缥缈的境地之中。而且你会感到置手头的问题于不顾，整天苦思冥想，象是白日做梦，苦不堪言。最后，你还会发现，思维的产物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且往往是不牢靠的。你搜肠刮肚想出的主意，可能由于你一个朋友说的几句话就烟消云散。

一个好思索的人是十分易受攻击的。他不能躲在他所读的书本后面，不能躲在他人思想后面，把这些书本和思想当作挡箭牌和护身符，而必须把自己的思想和疑点丝毫不加掩饰地向其他人讲出来。

经过长时期的努力，尽管伤透脑筋，所得的结果也未必无懈可击，尽善尽美。思想是通向道德的上升之路，是通向幸福以至智慧之路，这一点并不明显。两千多年来，哲学疑云与不和，已经证明思维并非通向稳定持久认识之路。毫无

疑间，我们许多人从中认识到：故意不去开动脑筋是可耻的。但并非每一个人都感受到这种不安；就连卢梭这样伟大的作家也认为思维使我们远离现实，远离我们自己的存在。

当代美国文化使我们更加不愿意去进行思维活动。当然有人口头上也不时谈论着这样的目标：“让人们停下来好好想一想”。但今天的美国人似乎并不很重视有哲学广度和严肃性的思维，只要看一看在畅销书中哲学书籍何其稀少乃尔，就可以确证这个结论了。广泛流传的政治书籍大都是有关贫穷和种族间紧张关系等紧迫问题的记实性的和献策性的文字而已。当代最有天赋的思想家之一汉纳·阿伦特基本上是以其关于埃希曼和纳粹死亡营现实情况的相对不很重要的书而闻名的；她的政治思想力著《人间状况》反而鲜为人知，至于可能负有政治思维特殊责任的政治学家，他们队伍中现在时兴着的行为主义则往往是公开反对哲理的。

任何社会对于创新的思想可能都有一种固有的偏见。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有赖于传统和习惯，而真正的思维却在不断削弱着这些传统和习惯。苏格拉底在雅典的被处决，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仇视态度。但今天在美国也有两种力量正在加剧社会上常有的反哲理性，加深个人不愿意承担艰苦思维劳动的情绪。这两股势力比以往许多时期和地方都更强大了。

其中的一种力量就是采取行动的强烈倾向。美国人可能历来有这种倾向。这也是我们环境所要求的，并且给以报酬的。今天由于我们面临的各种各样严重的问题，如城市解体和种族不正义的老大难问题，使美国人这种传统倾向更趋严重。目前政治上觉醒的美国人都严重关注非办不可的事情，他们对我们能办成这些事情充满信心。这种抖擞的精神有济